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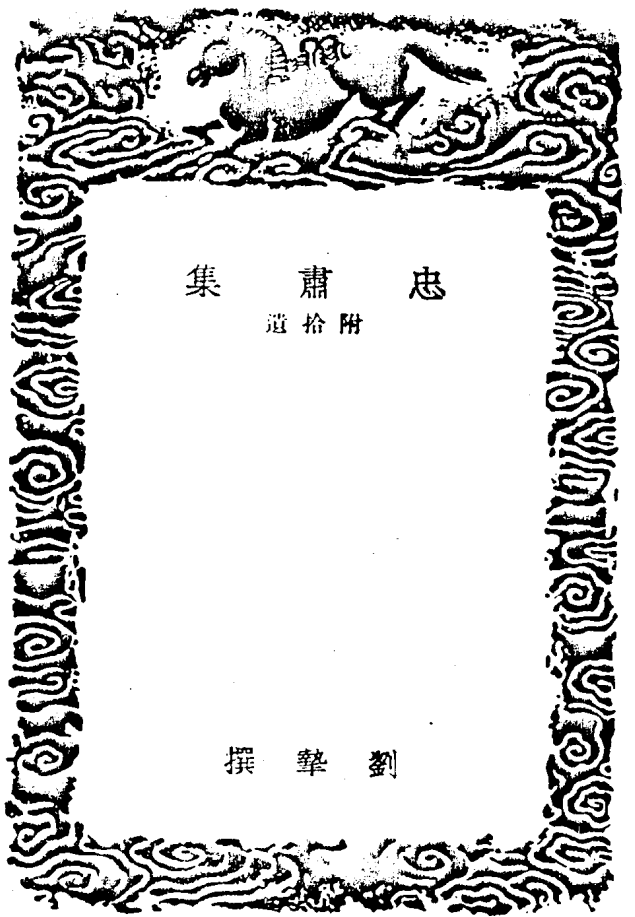
第六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忠肅集二十卷附拾遺	宋 劉摯著	聚珍	一
陶山集十六卷	宋 陸佃撰	聚珍	八二
寶晉英光集八卷附補遺	宋 米芾著	涉聞	一三〇
宗忠簡公集七卷附辨論考異	宋 宗澤撰	金華	一五三
姑溪居士全集七十卷	宋 李之儀撰	粵雅	一八二
學易集八卷	宋 劉跂著	聚珍	三一七
西臺集二十卷	宋 畢仲游著	聚珍	三四七
浮沚集九卷	宋 周行己撰	聚珍	四二八
畫墁集八卷附補遺、提要	宋 張舜民撰	知不足	四五九
柯山集五十卷附拾遺、續拾遺	宋 張耒撰	聚珍	四八〇
斜川集六卷附附錄二卷、訂誤	宋 蘇過撰	知不足	六七一





忠肅集
附拾遺

劉摯撰

原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于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葉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銘銘于墳植碑于墜始終大節不應無聞于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致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明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淺階禁從晚歲遷謫後同憂患而又被謫以來行三十年困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差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于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公文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臺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論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綽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綽與公險說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

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攷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其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規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即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于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尙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尙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尙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奸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豫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于都省以司空府爲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自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重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奏屬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沈蘇安靜時憚皆遷秩有差于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爲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擢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于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其其事于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詩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趨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于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于無過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終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

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
查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查若罔上不實王憲除知宿州言者論查若在揚州不法查若
輩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召公入既對論曰查若輩輩事
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刑恕及章悼之子牢籠小人為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
聞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
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于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
言者雖多專以章那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悼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
府第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那怒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
濟為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
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
野憤之其後楊畏遠升從官指紳共惡甚干虺蜥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
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消靜嗜書自
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錄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
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請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
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
春秋致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章書
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
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
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變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
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
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
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臥而薨公既歿于嶺外所屬為公請歸葬于朝不許已而諸子
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
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那怒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
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管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
計未可必當塗猜忌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
外補故深貶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頌蔡渭消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
危宗社引及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
事證但託以亡父會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
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

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跋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
相韓忠彥會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具以語跋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
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
解釋謂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附
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墳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
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
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忠肅集目錄

卷一	制敕四首	一
卷二	表二十七首	一七
卷三	表二十二首	三二
卷四	劄子十一首	三二
卷五	奏議十四首	四七
卷六	奏議十四首	六二
卷七	奏議十首	七一

奏議十五首

卷七

奏議十七首

卷八

啓四十首

卷九

啓二十二首

書一首

記六首

卷十

序二首

雜著二十一首

卷十一

神道碑二首

墓誌銘一首

卷十二

墓誌銘四首

卷十三

墓誌銘十三首

卷十四

墓誌銘墓表附十五首

祭文七首

卷十五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卷十六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七

五言長律十五首

七言律詩四十六首

忠肅集 目錄

卷十八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二五九

卷十九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二七五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二八九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臣等謹案忠肅集宋劉摯撰摯字辛老東光人家于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于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哀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裏承聖訓刪削不錄餘各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于首摯忠亮骨鯁于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愠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李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辯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于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暢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認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懷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劄子皆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訐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于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五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于上風俗同于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既成施于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奸雄或爲之屈寇盜或爲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于此國家昭德塞遠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于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爲貧學者皆知爲己所以厲其節與其志蓋必有道于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于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開六藝之教同適于治而禮樂爲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由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夜寐嘉與宇內臻于斯路今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民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于貴賤隆殺繁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于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于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頗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爲晉姻喪祭之文器服宮室之制降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其而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因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爲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加厲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則考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亦盛于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于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然具在要必有可言者至于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房喬杜如晦達于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施于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冊文並繳進劄子

臣准敕擬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強以成冒塵聖覽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昔我神考追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以仁淑勤儉綏綏九御受祉上帝篤生冲眇以順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永惟人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末子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冊金寶上懿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于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不顯徽懿

忠肅集卷一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予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粵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罹凍飢殍死者衆夫恆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爲政于茲四年蜀天下通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爲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戒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節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下之人不足以爲之出將革之乎或疑于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歟夫切而不迫緩而不迂朕非求于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宋劉 肇撰

上焉承崇慶隆之尊下焉保安持益守成之子永懷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憤誠忤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即位表

祗膺先志昭履慶基凡在覆臨舉深欣戴伏以皇帝陛下睿智天縱聰明日躋迪靈源之休祥抱五聖之仁孝具尊奉命主祀豐以承祚正統傳歸大帝垂而協德離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七政光華三靈泰定舜垂循于堯道武能廣于文聲宅后膺符協謠歌之所載守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

賀神宗皇帝即位表

順承順命寅踐不圖大號四孚萬方一慶恭惟皇帝陛下幾神明哲性德靖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所相守文繼體一神器于有歸瑞璣察而七政齊聖人立而萬物覩光符歷數之在不協人神之依實矣紹堯蒸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述者謂明守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元豐八年賀即位表

祗若道訓嗣膺大歷詔命所逮罔不懋幸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授同符祖宗帝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歡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寶冊降衷慶溢宮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于坤儀理外宜風示光成于內治母儀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禮承不緒紹復洪圖踵遐武之重光指函生于累治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于閨門著天下之大義惟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詞而君子好速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于今是稱位定憲中化成天下

賀安南捷奏表

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布聞兆民賴慶臣聞聖人之于征伐也用非得已先王之于寇敵也威然後懷物幸聚而除戎時豐亨而致法蓋方飭治之既備故苟犯順而必誅虞帝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率于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天休明超古萬方順以無悔三靈和而允懷曾爾交轡于我天討誅諸肆于南上度刻及于數州不示大刑易懲不軌軍聲振疊肅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澤若雲霓之救旱俄然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之征惟至誠為能不殺之武出車薄伐既奮整劑之威後後來蘇行消北狄之怨海隅大定氛祲一清赫然盛勳若無前古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越時而適變時名途以孤進濫文館之末遊和鈴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乏偶

攝錄于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于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變使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習彈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賤訐切拂衆而身危不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警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處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擬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効衡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于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實過優內省叨踰竊深震懼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漢唐之要津為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廢新造未完河流方洪聘傳將至蒞蒞之嚙間發與梁之繕始興謂宜得王尊之獲民叔園之治客消盜之術有如龍遂濟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識味陋資材闕疎幸遭容明每備任使愚有餘於專于盡瘁智不足故無以自休所向多艱豈堪治劇單車度命使道疾馳視人郡章猶或驚異諒上恩旨罔不歡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勉敢不祗力夙宵疚心事職況詔令明具止于奉宣德澤汪洋易于究達庶憑履轉之社小効涓塵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榮自省震悸靡遑伏念臣學識樸疎稟資中下不佞薄聞乎大道竊思少補于斯民念事君者先正身故不為枉尺然守義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遺于際履使之再冠于惠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起從于橫榻俾遂正于中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迪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協萬邦大公至明開衆正而杜羣枉主張孤莖付畀紀綱仲山不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而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粵自臺端起事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屏愚遽茲叨冒伏念臣奮跡寒陋達辰盛照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晷錯之為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復慶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誅顧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為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于左右察臣所論意不出于阿諛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阻

辭免尚書右丞表

疊上養封願收恩檢誠言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彌高敢避再三之有演伏念臣承學淺陋稟生拙

艱難久玷于名途。無可稱之官。閱紀綱。執憲。愧古人直清之風。帷幄侍經。名儒道義之益。坐糜稍廩。動畏譏訶。已煩善貨之仁。敢意非常之擢。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斯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謨明之才。曷副廉陛都俞之託。今顧及于至陋。是將強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冰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明。下以息微倖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尙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還宸喉之未週。皇降訓詞。彌深附越。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爲之尊。任惟人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之所由生。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慙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尙居于聖知。更使參承于國論。永惟謙薄。敢犯是非。身之僂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于捐軀。蓋深憂于累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慎重名器。無以假人。存求者明。與之共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特鑒至誠。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報天地之仁。

謝尙書右丞表

僂僂至于循職。空稔授受。號令難于反汗。竟致叨逾。撫心兢慙。無地踴躍。竊以國家建夫三省。政事行于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四輔。退率六聯。若網在綱。如車有轄。荷任人之非稱。欲興治以何由。臣出于諸生。藐然孤進。外之更州縣。筦庫之任。內之偏臺閣。省府之游。舉不足以償毀。功不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晚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慙無古君子之節。方俟察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倖有非常。進驚不次。此蓋皇帝陛下。孝于述事。以不承祖宗。哲于知人。以允蹈堯舜。物有可用。非下體而不遺。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曾是屏頂。冒滋寵榮。臣敢不以道事君。以身殉國。義之所在。知無不爲。庶收錄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尙書右丞表

忠款既殫。容恩滋寵。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于分過涯。當榮爲懼。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聖之德。撫多難之時。聲氣不動。而邪正分。堂幃不下。而華夷治。所與同邦家之休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宜擇異才。以副公望。臣學不造于道義。智不研于變通。惟是樸直愚魯之資。安于所稟。至于得失利害之際。初不自謀。謬長憲綱。無裨經綸。方且憂虞于大謫。豈期超預于近司。力小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降下宅後。以翼嗣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之慮常深。或能有達。謂一人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出聖明之知。不緣左右之譽。矧山言路。入輔政機。昔之常所敷陳。人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甚報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于忠義。以報德于生成。

辭免尙書左丞表

竊以國之爵祿。以待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伏念臣絀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猥

寵。擢備近司。乏宏遠之規模。空銷疲于精銳。未嘗小補。方俟大猷。敢期恩憐。更進位序。改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則又無顯勞。倘輒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慎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拯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尙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憂于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量以貪榮。輒叩關而虔請。臣誤遭識拔。超躋顯嚴。慷慨大忠。初不自量。其孤拙。低徊寡術。今皆不出于尋常。竊祿可慙。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位之恩。況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下于輔弼。必觀其心。于爵祿。必慎所與。於臣非矯僞之志。免臣于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謝尙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賢明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于據茨。愧若負芒。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于無周。事君之義。惟有忠。涉世之疏。真同強聒。安能謀王體。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狩獵而有須。久懸尸素。譬江湖之集雁。無繁少多。未謫曠官。更叨進秩。隨增封戶之數。並益冰淵之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常體道以爲用。故萬物曲成。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茲孤拙。常冒寵靈。敢不激昂大忠。奮厲懦志。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尙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遜于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于承命。惕然爲憂。伏念臣足以謏聞。暗于大體。親逢聖運。濫跡天臺。出于流離孤寒之餘。任以左右弼諧之責。斷斷自守。略無他奇。落落難成。空嗟懦志。位高祿厚。功少過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穢。會左綱之虛次。乃使續貂。進其爵封。益以戶賦。控辭勿固。祇服若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嬖之聖仁。御唐虞之休治。知臣有忠。于所事之節。察臣無善。自爲謀之私容。之以底其成。進之以厲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惟難惟康。庶收塵勺之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于顛仆。敢冒貢于誠情。臣進德不強。造道甚近。遂巡尺寸之守。遭會聖神之知。久負邱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粵參大政。及今驟至于四遷。升竇東臺。所歷逾周于三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俯視上公。邑增真食。儼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天成物。察臣底衷之既盡。於臣器量之已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于聖治。障東省。忽濡于恩書。揣分未安。控詞自列。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而君子謹進退之方。必循禮義。臣起于寒賤。雖至顯嚴。獨侍聖明。特達之知。不緣黨友。更相之助。歷歷近輔。更涉累年。愚于直者。人情之易睽。公而固者。衆怨之所聚。每幸曲蒙于善貨。保此孤危。豈敢更冒于誤恩。還其位級。上乖朝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慎名器。以申大公。明勸

繼以厲百辟收還成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于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于東臺懇至僞難反汗臣資蘊不足拙方有餘雖心危而慮之深然力小而任已重謂之事道則有愧乎聖賢之方至于徇公或有負于天地之鑒士無可述賢有所妨保全已費于至仁敘擢更煩于異數況夙夜出納之地以待從嚴正為官授之非人陳若無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鄰體貌之以厲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含垢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庸試而已窮位每遷而逾重弗容懇避徒積憂危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猥以口耳之學遂玷股肱之司初不自量質拳拳于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以因人此宜清朝法斥之必加豈復要地襲升之敢冀矧今左省乃右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後行受國事之成而不作均為執政尤號近司夫豈辱恩所宜叨冒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如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于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授席久虛治廷數號獨及非才之錄大驚羣聽之公敢冒至恩輒忘素守臣愚竊以論相雖入主之職得賢乃太平之基必先全德之老成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本由疏賤叨實顯嚴備數遭臣獲進帝王之說預聞大政顧慙禮樂之文奏作章而繼成漢分府以方重謂宜簡斥更辱延登夫喪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之常分念蚤處于機要已久席于高華矣事歷遷乃能畢力威望匪重將取侮于四夷智略更疏無可言之十事荷從味進曷慰具瞻儻選于衆而求之多出于臣之右者伏望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紹德選勞以勸臣下俯仰富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敷告于廷時咨以位惕然驚汗渙于愧顏竊以師長百司位降于端揆權輿大政地重于西臺進德則朝廷尊常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不足以達事經孤奉恩私稽留歲敘處非其據者已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與引分之言冀道訪賢之責敢期含垢更使代工儻懷荷得之闕妄作自賢之行公器不嫌于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于疾顛安能圖報上則貽盛朝之累下則踴衆正之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別擇羣賢改圖內魏登賓宰路使秉國成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辭受匪輕彈思誠而自列訓詞中敕邇天聰之逾高敢投稽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恭以皇帝陛下以盛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疎智謀弗競雖事君之義固守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善久尸官而謗積益多病而志銷當返

田廬遂躋鼎鉉無楊紱之德必不足以化在位非臯陶之舉必不足以遠不仁徒召煩譏上孤渙渥伏望皇帝陛下念輔臣之當否繫國體之重輕特照孤忠曲全晚節收還成命改授真賢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僥獲安于名分其敢道于典刑恭以國家之輔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蓋治忽之所由繫而榮辱之于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三禁感慨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爲之非風采功名愧乏大臣巖石具瞻之望略無報効久俟譴訶遽聞猷告之音擢實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代斷之必傷僂而升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者明而多中外之俊又改聘公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晚節使器盈者不至于溢植弱者亦足以支特反諷知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恭以周王之慎令不反惟行雖如安世之自量深辭弗得竟塵非據伏積內憂竊惟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粵五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多賢昭于方冊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庶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之責以鎮百姓而遂萬物苟非選道德高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之光如臣至愚于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誤恩實輔弼疑丞之位高徒聞于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咨端右之選名與器是謂假人負且乘殆將致寇已循牆而至僂終渙汗以難回謂如臣宜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曰俞咨益汝往終明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遠溲無所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在知人本湯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忠雖燭火難補于大明然竊馬可勤于十駕庶收塵露仰答乾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皇皇臨門而慰寵詔詞囑囑申命之丁寧雖考父之益恭暫富平之竟拜竊以百揆之任師長于中臺萬事之幾本源于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方略而廣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章臣可與小知無他大略會兩宮之識拔允三府之推移勢不足以償罪尤譽不足以除謗謗貴顯見謂功名之已損貢禹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錄何有請避賢路嘗投劾以自言終貧國恩復尸官而未去敢意非常之寵遽膺爰立之求並進秩勳益敦封食三箭納誨遠慙傳說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進顧視主組若臨冰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如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于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言溫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饗奉兼太倉之糴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蓋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函萬類恩爰慶賞概及疏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東書將訓玉府班常發為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與感揣分戴慙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難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且亦沾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涉事多艱故易銷于精銳而尸官既久徒日積于謗議留顯細而未行識包荒之已厚尚於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既飲食推所以燕嘉賓之心繼之虞庖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願惟極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持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恩親之感匪頒錫福遽瞻遣使之華餐奉有加醪醴惟旨伏念臣志愚于古材散而端越承其政之圖會乏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臣瑕之洋已深會析木之集辰實左弧之紀日敢期春記特沛訓詞馳酒正之上尊綴饗人之厚餽歲膺慶式幸積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興行百禮嘉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庸饗推食之恩進思盡忠豈獨屬慶之幸

猥以誕辰土紆容眷敕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為光拜受以還兢慙莫喻臣越從輅冗誤被延登徒殫小知無補輿運下考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復之恩適拜恩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既冒嘉賓之賜福祿以報其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愚用酬覆轡

生育復辰方起恩親之感光華遣使遠膺錫福之仁內自省循莫勝慙懼臣志雖暮古慮不極深區區歲月之間錄錄弼諧之地上焉萬分之何所補下焉多士之無所稱尚容素殮已愧善貸豈謂門弧之舊旦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饌牽勞之酒醴此蓋太皇太后陛下道成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饗儀物之豐孝可移忠惟誓捐糜之報

使節皇皇詔詞誦誦賁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內惟至恩曷稱優渥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葵藿自然知傾于委照而腹背之細何益于高飛素殮懷不稼之憂肉食甘無謀之謂未蒙澄汰更辱眷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臺餽之恩授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稽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惟此養君子之道予以馭其幸仰戴于至仁忠可移于君誓堅于素節

臺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于錫福感深銘骨愧極汗顏臣幸遭異知擇備近輔事君以道福敢取于容容常官而行功不聞于赫赫空饗優廩日懼大阿尚煩推食之恩正及設弧之日慈惠之渥見于訓言餽禮之豐榮于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丕冒合日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為人而或廢欲養不俟常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忠肅集卷二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嘉此成書思前訓之共由敕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多聞書不勝繁常思當年之莫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齊于三百篇之中類集羣書劉邵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譙周成史考之篇秘以名山之藏進于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既省觀于座右又將訓迪于臣工曾是哀思預叨恩禮學如皇謚方與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考終始以擇是非因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于生育之辰膺此使蕃之寵義無以避情不自違臣既斷而孤為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筭之微越承廊廟之任設弧復旦自傷弗逮于親存頒餽示恩敢謂不緣于人廢綸

析木集辰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使遷推慶賜之仁。朕名物以在門。撫孱虛而踞地。伏念臣本非國器。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于多懼。無功報祿。更積于內憂。徒依末光。未始嚴譴。斗筭之器。既盈而將傾。雨露之私。有加而無已。于此誕彌之日。曲煩齒記之恩。咨內府以班常。較近親以將命。冰執文綺。發珍筭之兼衣。條革鏤錫。解上閣之良駟。攻金之器。璫琛。織文之幣。華榮莫逮于報親。力非絲于積古。服乘而拜。俛仰以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鄰之體貌。德薄而禮之厚。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蓋以不能。輒傾底裏之懷。仰讀高明之鑒。伏念臣所學昧陋。稟生拙。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羣材。遂預初政。遷進歷歷于三省。首尾已及于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運徊戀寵。出入視顏。內招竊祿之災。外坐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己。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於此已疲之犬馬。貸其無補。于涓塵。特推從欲之仁。不惜分符之寵。使有民社。宜惠澤而下流。庶于桑榆。收微勞以自効。

再乞外任表

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詩人所以刺之。輒控籲天之誠。冀逃累國之責。伏念臣越從竊。擢實顯。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其瞻之心。願慕留連。遂巡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清議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疾。願加之多懼而積憂。足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中涸。日常既而髮童。日迫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蟻之志。敢避銖銖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他腸。貸臣累年尸素之愆。俾全晚節。庶稍循于禮義。免大玷于生成。落宣僉界于一州。報効敢辭于九隕。叩關俯伏。得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尚祕俞音。輒再冒于謹誅。非敢輕于出處。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預政幾。四更歲。驚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驚弱植之漂搖。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殆。盈虛有時。非不知聖神之運難逢。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于如此。疏謬見于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為少。若鳥之雙飛。況爵祿者天下之至公。難貪而久處。進退者人臣之大節。竊冀于少定。僅可効于涓埃。願何分于內外。伏望皇帝陛下。下惻其懇。款賜以始終。大譴大訶。稍散黜幽之憲。有民有社。願膺共治之咨。誓將勤養于小民。尚得仰酬于洪造。

謝鄆州到任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中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內省幸榮。曷勝感懼。

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祿四朝。比辱使令。擢從孤遠。初由蓬萊道山之府。載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橫榻之散郎。正中司之執法。無為容于左右。不自意其感通。遂預政機。繼塵宰枋。然而據非其所。危之道。技多而短者。易以窮。空精銳之坐銷。曾分毫之未報。罪多而功不見。譽至而毀亦隨。思其所安。去猶有補。章哀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三。不求所窮。惜東野之御將敗。敢釋其位。察次孺之辭。以誠。祕殿清切。以寵其名。東方浩大。以為之部。張良微志。止願得封于留。漢帝重恩。乃使歸侯于絳。以時去國。不日到州。示以印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見一方所部之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嘆頓首。鼓舞瞻天。已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猷于舊圃。書生之幸。仕路幾希。此蓋伏遇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以昭臨百辟。事叢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難進而識邪正之情。使肆慝愚。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厲始終之成。子子藩方。身雖在外。愧倦王室。心不謂遐。更期宣化之餘。益誓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聖人能養。熙事備成。皇矣顧懷。隨擁摩之福。沛然敷錫。肆均大賚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西清訪道。學緝于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慈之心求助。以覺驚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諒始郊。以見上帝。朝薦真館。裸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園邱而陟降。百神之靈受記。諸福之物致祥。宣室儲精。既逆釐于三極。端闡渙號。俾作解于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外。臣叨蕃宣之任。布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之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賀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敷錫厥民。不宣雷雨之慶。車書所底。蹈舞同榮。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全德在躬。大公御政。夏塗山之教化。周太姒之勤勞。聲氣淵嘿。而賞罰行。堂闈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自置于安。平。擁佑清躬。益躋于聖教。吉禮咸秩。肇禮告成。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舊害去。反始報本。不錫福于洪禧。蕩垢滌瑕。與更新于庶域。有生茂豫。嘉氣橫流。臣幸守藩方。親承惠澤。雲天在望。跡類于周南。玉帛侍祠。必馳于漢時。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忠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能至淺。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于六朝。千慮蔑聞于一得。雖進退必由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竊典刑于司敗。假邱壟之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明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郡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放懷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于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展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沈機以觀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茲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僉集涓微。仰酬覆露。

乞致仕表

事君主于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于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念臣親際盛明。蚤處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于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內之清塗嚴闕。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備藩守之選。嘉猷以告。于后無齊澤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弗變。至于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于聖知。嘗亦預聞于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于清閒。頗自陳于衰萎。出保留宮之論。坐安喬木之邦。惟厚祿不可以久叨。願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寢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虛。難支于外。慮筋骸摧。頓異于前時。榮敢尚貪。福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轍之恩。迫此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于涓埃。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于印綬。俾退養于邱園。順服生經。保完于餘喘。願陪鄉老。永歌頌于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敢期容容。未賜俞音。懼汗雖濡。危誠難止。伏念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資緣三聖之知。簡拔衆人之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後已。而從公之力。耄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厲衰殘而振迅。不免曠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釁乘時。而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敝竭。外內之敵。紛莫支持。臣非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未報。追茲頹朽。無以勉強。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自惟出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感涕。伏望皇帝陛下。下測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去。歸獲全生。而退養逍遙。漳浦之臥。休息茂陵之居。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聖。樂以終身。則于君父之仁。豈特邱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願顧天之顧。未從。敢瀝肺腑。再干鈇鉞。臣蚤緣一介。獲際三朝。出入恩榮。周旋幸遇。積歲時而徒久。曾報稱之蔑聞。居懷竊位之慙。且因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激。于引年貪奉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坐持留輪。又涉歲筭。衰齡益類。壯氣益耗。精竭形疲。而莫之復。日改月化。而益以深。疾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勉強。恨恨末路。犬馬之力。無餘。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聖度寬大。而不忘其愚。訓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之禮。要以承命爲恭。然陳力有期。至于不能。則止。苟尚貪于厚祿。殆自迫于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孤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特賜殘年。俾還重責。奉松楸而躬事。完桑梓以裕生。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儻形神之可支。安敢畎畝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聖辰。

謝分司新州居住表

伏讀訓示。俯循罪跡。理不容于萬死。恩猶畀其餘生。抵命奔馳。悼心隕越。伏念臣竊孤無助。勤苦自爲。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乏。獲預于政機。寢以次遷。遂處于宰席。以墨劄之器。而渡

江漢。以翺翺之力。而負邱山。空端一心。曾無遠慮。待罪非月而已。固嘗不勝于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于朝。論譴疊疊。舉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願不足以謝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祗令分務于別都。更俾安身于善地。容深誦薄。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德吳穹。紹休前烈。記臣久侍于帷幄。憐臣自蹈于典刑。昔常察其所安。未忍置之于理。如犬馬管屨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咎莫追。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尚望鑒骨之忠。

謝新州安置表

上負國恩。自干罪憲。悔心追悼。感涕莫收。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之祿。當大明之繼照。由外服而賜歸。歷歷近司。實奉初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慙。識開事幾。日播惡而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置散投閒。固公言之未厭。後咎除責。謂顯戮之必申。尙蒙異恩。聊復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祖宗。載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誼其子。或賜矜憐。然瘡痍之逼于身。何能淹久。儻厚德之可報。誓孤忠而弗渝。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達于咫尺。地與王業。叨任于保釐。已見吏民。奉宣恩德。戀榮兼甚。感愧內并。伏念臣奮由諸生。馴致薦仕。惟兩朝獎遇。凌階文武之崇資。雖一節始終。而乏涓塵之小補。曩從留務。起殿輔藩。逮歸親于路朝。旋躋榮于薇省。雖時陟降。瞻奉于清光。曾無謀猷。仰裨于願治。屢緣頽安。自丐便安。圭符之榮。恩方頒于命。車服之賜。禮特異于故常。洪惟別都。是謂大國。奉藏衣之原廟。謹留輪之離宮。襟帶淮灘。左右齊楚。當舟車之一會。列府衛之萬兵。閭巷熟錦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歲時足以展先楸之拜。恩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內省欲然。其何稱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憐臣之于踐更。既勞而久。察臣之于義利。粗識所趨。特示眷懷。寵綏優寄。敢不殫犬馬之効。庶以報乾坤之仁。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爲稱其任。如臣諂懦空疏。性智皆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拔任。深恐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處。須至懇辭。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開門敕命。不敢祇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聞命震恐。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爲恭。然而不度己之能否。貪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御史之屬。缺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慎擇精選。思得行誼素重。可以表率在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以明考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于過聽。強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之望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得罪。然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

下宜賜召還處以舊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處所有敕命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竊以御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肅正朝廷紀綱繩過內外奸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夫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之臣智疏材下資淺望輕承乏臺端已逾器量雖殫狂瞽無補毫分日懷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進臣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察愚衷迫寢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供職以來爲日未久略無裨益方俟譴訶恩制橫加莫知其故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僥倖生心妄想希効沽激之義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況臣所論之無功乃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爲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冒過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內省踧踖靡遑上繫朝廷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

辭免兼侍讀劄子

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憂畏志慮耗竭長恐顛仆孤奉恩獎今復實之經筵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猥以屬臣實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仰戴寵遇懼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苟止方陛下嗣服之始儲意經筵將以尊所聞而極高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選而臣素無資涉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又臣自去冬初備臺職首嘗言講讀臣僚宜慎擇經術之人當時頗蒙采納今若冒榮濫處則是前日之言臣自以爲已實能堪之此又臣畏義而不敢當也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寢罷

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暴聞寵命驚阻失次伏念臣淺聞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已聽納之公觀顏尸官日俟罪譴敢冀誤寵擢實近司今二轄之官爲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況舊德老成布在要近其聞望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臣之前舍而不求乃此虛受苟輒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天聽甚高愚誠不達典頒訓敕益用震惶臣竊以士平居時常數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聖在上好善求材長短畢用遭遇斯時而擢于可爲之地自人情觀之宜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逡巡不敢受者蓋逢時愛日雖營汲汲而審已揆分又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苟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遽務謀國事是所謂苟得者其于國體爲累甚大臣一身顛仆安足道哉伏念中執法

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并解言責別除一閒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之

再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使車光華里閑榮數拜制詞之深厚聽口敕之丁寧恩渥有加兢慙無地臣非敢僞爲廉退以邀譽于流俗亦非肯故自違慢以干誅于憲典實以陛下今日之勢于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鎮羣下臣材質庸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戮實愧玷聖明知人之察伏望追罷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別賜一差遣亦足以自効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伏念臣出于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矢心畢力圖報萬分而略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爲投効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況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實難稱副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未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況東臺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忠肅集卷三

奏議

乞結絕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帶俸散散苗本錢朝旨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苗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恤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完結其證佐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貴盛夏不至淹延取進止

論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議縣百姓數百人就宰相居第告助役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出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係東民稅戶今來令出錢助役各係貧戶生業微薄每年賦稅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于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戶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輯之而愛資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所以重都

下根本之勢。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駭。至今憂感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納錢。非時升立戶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強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為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動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繫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王廷老張說。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嗟怨不安。今來府界。又敢指升戶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羨餘爲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擅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爲約束。

論用人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無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以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寔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追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等竊爲監察御史。時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學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器識。擊對以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而上此疏。今永樂大典本闕。謹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于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廣狹。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舊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中戶之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賤之人。何以堪命。近日

忠肅集 卷三

三三

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減。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閭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繭麥粟之類。而助法欲用現錢。故須隨時貨易。逼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糶糴。及糶糶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貨價。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給。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爲農者。天下戶口。日常耗失。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盜賊。其害七也。徵倖之人。又能糶糶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譏。其害八也。夫既爲之民。而服役于公家。迺所謂治于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以其有常產。則必知于自重。性愚實則罕至于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奸僞之人。則所謂警戍場務綱連。凡所以生財者。不惟不盡心于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奸。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竊見而所列如此。其沸于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饅饅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卻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抽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爲裁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常樂爲。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詳其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賜容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吏令制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幾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使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慎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會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于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于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爲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要之于內而劫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爲是耶。則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

忠肅集 卷三

三五

陛下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有司謂臣等險，則欺誑則有陛下之聽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會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爲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爲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其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會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于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諫本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譏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治耶？抑未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澤河之役作，澤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浚田也，則費大而無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徵利也，則下至于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若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使少儼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羣小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身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會布者，論定然後後準，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巧乞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于是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札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夫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

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勸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勸信，能與大獄以遂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涇源田畝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防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達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于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于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釐出于京師，空名之語，馳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誥于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于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日增軍旅之怨，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微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尙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發惑天聽，作爲偏僻，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懼苟容而緘默，或欲掠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嚴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爾。今光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機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于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據正，己之進退，又嬖倖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雖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于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涇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爲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達于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肆婢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幾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于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于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

不勝愧悔憤懣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伯微子張許三廟奏

伏見司農寺奏請降制應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淨利本府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內有開伯宋公微子廟伯微廟歲納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並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開伯遠自唐堯遷此商邱之地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本廟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國所因載于祀典垂之甲令所當處敬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有功于民者今既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為事必十其間營求招聚紛雜完整何所不至慢神瀆祀莫此為甚歲收甚微實損大體自餘利害不敢盡言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崇恭典祀崇尚前烈之意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舉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沖踐阼其師保之臣傳之德誼道之教訓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範孫為侍讀賜元孫與為信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于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養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道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纂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分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使殿燕坐時賜廷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取進止

請依臣所乞奏

臣伏觀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慎也頤始則節行自守陛下高其風故以州推官京西教授起之頤既力辭從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延對官之以通籍從之于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有加焉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

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頤有所未就也頤親老家貧兄穎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為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舉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之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有是願之志欲為神放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真偽重名器開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于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進擢之蓋未晚也于陛下尊德舉賢之道無過不及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黃

開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但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于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恥為事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奏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忠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昨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資取訪及致人之言開闢其途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執技之賤鴛鴦負薪之陋皆得輸意自竭雖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于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于察治官司公文書之稽違者而不預于言則是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于獻納何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此非帝王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屈羣策者也臣欲于諫院增置諫官數員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愧倦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員則在臺人員之中當減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言某可能奉聖旨依奏續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現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揮止令侍御史劉某推擇奉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右

謹件如前臣契勘本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遂官皆係臣僚保薦。充御史之人。今除陳次升一員。現今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惇二員。到任久次。可以減罷。伏望聖慈。量才別加任使。其餘合依近降朝旨。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駁司關報差除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應狀封駁房勘會。昨舊封駁司。准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駁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為封駁房。其舊封駁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郎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為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即無門下省關報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慎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為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下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駁改司。為房。又疑內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縱降。指揮。蓋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報。苟理有未安。給事中。失于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于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于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威命。未下。先事。神補。而朝廷。亦易于施行。

貼黃

封駁司改為房。名號雖亦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奏

臣昨于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候開年。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能。侍講。不。識。樞密。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

樞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可。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于。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于。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况。朝。廷。今。日。正。當。尊。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下。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黃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墮失體制。

忠肅集卷四

奏議

歲早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為厲。被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為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效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禱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戾。謀議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觸。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絕。况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闈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早。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變。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